

战后德国废墟文学中的荒诞性与主体性重构 ——论《火车、下午和夜晚》中的存在主义隐喻

董威 盛世强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与南亚东南亚学院

DOI:10.12238/er.v8i7.6222

[摘要] 该研究以沃尔夫冈·博尔歇特的短篇小说《火车、下午和夜晚》为研究对象，结合存在主义哲学，探讨文本中火车意象的双重隐喻及其对现代性困境的象征性表达。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空间诗学、时间辩证法和物化书写，揭示战后德国个体在荒诞境遇中的主体性消解与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博尔歇特通过火车的流动性、时间的停滞感以及人物的微观抵抗，将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转化为文学形式，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废墟现代主义”美学。这一叙事策略不仅反映了战后社会的精神创伤，也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样本。研究进一步指出，文本中隐含的流动身份与脆弱性体验，为理解主体性在危机中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废墟文学；存在主义；火车意象；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86 **文献标识码：**A

The Absurd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Post-War German Trümmeliteratur:
—On the Existentialist Metaphors in “Train, Afternoon and Night”

Dong Wei Sheng Shiq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South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Wolfgang Borchert's short story “Train, Afternoon and Nigh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explores the dual metaphors of the train imagery and its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e modernity predicament within the text.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poetics, temporal dialectics, and reification writing in the novel, it reveals the process of subjectivity dis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in post-war Germany amidst absurd circumstan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rchert transforms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s into literary forms through the train's fluidity, the sense of stagnant time, and the characters' micro-resistanc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unique aesthetic of ruin modernism. This narrative strategy not only reflects the spiritual trauma of post-war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s a significant literary specimen for critiquing modernit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implied fluid ident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vulnerability in the text offer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imes of crisis.

Keywords: Trümmeliteratur; existentialism; train imagery; subjectivity

1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全面战败告终，国家基础设施几乎被盟军轰炸摧毁，城市成为废墟，民众在极度贫困和精神创伤中挣扎求生。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信仰与社会认同遭受根本性打击，个体不仅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家园，也失去了精神上的归属。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所谓“废墟文学”（Trümmeliteratur）应运而生。这一文学流派主要出现在1945年至1949年间，以短小、直接、朴素的文风著称，力求真实再现战后生活的残酷现实。废墟文学的主题集中于战争的后果、人的孤独感、生存的困境与道德的破碎。它们常

常拒绝宏大叙事与英雄式描绘，而是通过碎片化的叙事与极简的语言，刻画个体在废墟中孤独求存的挣扎。语言本身也被简化、去装饰化，反映出作者们对战后世界不再信任传统修辞与文学美学的态度。

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正是这一文学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由于健康状况恶化早逝，他的创作时间非常短暂，但他的作品却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博尔歇特亲身经历了二战的残酷，他的作品深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充满了对战争的批判和对人性深刻的思考。由于健康原因，博尔歇特英年早逝，他的创作生涯非常短暂，

但他的作品以其简洁、深刻和富有情感张力的叙述风格而闻名。短篇小说集《夜里老鼠们要睡觉》（*Nachts schlafen die Ratten doch*）是博尔歇特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47年，是博尔歇特在二战后德国文学中的重要贡献，其简洁的语言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它成为废墟文学的典范。这部小说集包括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共同描绘了战后德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主题涉及战争的创伤、人性的挣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对希望的追寻。这些故事以简练的语言和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了战后社会的破碎与个体的孤独。其中，《火车、下午和夜晚》以碎片化叙事与象征性意象，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的漂泊与无根状态。博尔歇特通过火车意象与时空结构，将存在主义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学符号。火车的矛盾性——既是现代性的象征，也是异化的载体——成为战后欧洲精神危机的完美隐喻。文本中体现的时空的撕裂感与人物困境，揭示了现代人在荒诞境遇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既是对存在主义理论的呼应，亦是对战后现实的深刻批判。这种文学转译不仅赋予哲学思想以血肉，更通过具体文本激活了读者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反思，实现文学与哲学的双向救赎。

2 火车的双重隐喻：希望与残酷的现代性符号

2.1 空间隐喻：火车作为“存在的流动性”

在《火车、下午和夜晚》中，火车的意象以一种近乎机械的节奏反复出现，贯穿主人公的感知世界。呼啸而过的火车声成为小说叙事节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断地到来、远离，却从不真正停留。火车并非承载希望的交通工具，相反，它象征着一种无止境的穿越和逃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过渡空间，在空间与意义上都拒绝归属和安定。在废墟文学的叙事中，空间往往不是稳定的家园，而是破碎、流动和中断的象征。博尔歇特笔下的火车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代表着战后个体命运的漂泊与不可控性——就像主人公一样，火车有着明确的轨道，却缺乏终点意义。主人公无处可归，亦无从停留，这种无家可归的存在状态与火车的流动性质形成了平行呼应。

博尔歇特通过极具张力的场景描写，将火车塑造成战后一代精神漂泊的视觉化符号。“货车吼叫着穿过黑绿色呼吸的森林……消失在黑暗中”^[5]的意象，既是对机械运动的物理呈现，更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哲学隐喻。火车的永动性被剥离了目的性——它既非驶向某个确定的终点，亦非承载某种崇高的使命，而是陷入无休止的循环式行进。这种无目的的运动恰如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具象化表达：人作为被抛入世界的存在者，本质的缺失使其陷入永恒的漂泊。而加缪笔下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荒诞图景，也在火车永恒徒劳的循环中得到回响——二者的共通性在于，皆以机械重复的动

作解构传统意义系统，揭示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精神困境。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其符号意义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性。闪闪发光的铁轨所表征的技术理性与进步神话，在煤屑沾污花朵的生态暴力叙事中被彻底解构。这种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准确再现了现代性自身的悖论本质——在工具理性扩张的过程中，主体反而陷入更深的异化状态。火车的永动性所暗示的无目的位移，恰如现代人在失去形而上锚点后的存在困境，其运动轨迹呈现出典型的“无根性”^[2]。这种空间漂泊最终升华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流浪。

2.2 时间隐喻：时间的断裂与无意义延续

除了空间的流动性外，时间在《火车、下午和夜晚》中也呈现出独特的存在主义特征。小说中的时间感知被不断地拉长、停滞乃至扭曲，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线性时间丧失了意义。下午与夜晚这两个时间节点并不标志着具体的进程或希望的转折，而是象征着一种缓慢腐蚀生命、无尽重复的空洞过程。在废墟文学的背景下，时间本身成为了一种负担而非希望。战后德国文学中的时间感经常呈现出一种无历史性，即时间不再被视为进步与发展的线索，而是沦为困住个体、无法逃离的封闭循环。《火车、下午和夜晚》中的时间就是这种无历史性时间的体现。尽管火车不断穿梭，白昼逐渐滑向黑夜，但主人公的处境、情绪与存在状态却未曾有实质性变化，仿佛一切都被困在一种永恒的无意义延续之中。

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时间观反映了个体在荒诞世界中面对虚无时的焦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火车声与逐渐黑暗的天空，构成了对这一荒诞体验的具象描绘。下午与夜晚并不是时间的自然过渡，而是一种沉重压迫感的不断加深——白天的失落延续到夜晚的绝望，形成了心理与物理时间的双重断裂。因此，小说中的时间不仅失去了传统的线性逻辑，还成为了一种存在的困境本身：流动而不前进，延续而无意义。这种时间结构深化了小说主题中的孤独、漂泊与无根感，使得个体存在的荒谬性更为凸显。

通过对空间与时间隐喻的细致分析，可以看出，《火车、下午和夜晚》以极具象征性的叙事方式，深刻揭示了战后个体存在的流动性与断裂感。火车作为无根的流动空间，不断呼啸而过，象征着人类命运的不可控与生存的无着落。而时间则失去了传统的线性进程，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延续和心理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存在的荒谬性与压迫感。在这种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异化中，主人公体验到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漂泊，更是深层的精神流离。这种流离感不仅反映了战后德国社会的普遍情绪，也呼应了存在主义文学对人之处境的深刻剖析。因此，可以说，《火车、下午和夜晚》通过空间与时间的寓言化建构，搭建起了对现代性困境的哲学性思考框架。

2.3 角色与叙事视角：普通人视角下的存在挣扎

在《火车、下午和夜晚》中，博尔歇特刻意抹除了主人公的具体身份信息，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并未透露主人公的姓名、职业或明确背景，仅以极其简略的描述勾勒其存在状态。这种无名性设计，强化了“谁都可能是”这一隐喻，使主人公成为战后失根个体的普遍代表^[3]。在废墟世界中，个体身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生存本身，以及在破碎环境中微弱而持续的挣扎。

叙事角度的选择也极具意味。小说采用一种近乎冷漠、疏离的叙事语调，不进行情感性的评价或道德判断，而是以一种记录式的方式呈现事件与动作。这种客观中立、甚至略带机械感的叙事风格，与存在主义文学中对人的荒谬处境的冷静揭示相呼应。人物动作的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存在挣扎的微观体验。主人公不断重复窗前张望、聆听火车声、小幅度调整姿势等微小动作，这些动作本身缺乏明确目的，但在不断循环中构成了个体对环境抵抗的唯一方式。动作的重复性象征着在无意义世界中的生存努力，即使这种努力注定无效，也是一种拒绝彻底放弃的象征。正如加缪所言，人之反抗本身赋予了其存在以某种意义，即使这一意义本质上也是临时和脆弱的^[4]。因此，通过无名角色、冷漠叙事与微动作描写，博尔歇特在《火车、下午和夜晚》中建构了一个无声的、普遍的存在挣扎寓言，进一步深化了作品对现代性孤独与荒谬感的哲学性表达。

3 现代性寓言的建构：漂泊者与无根性

博尔歇特通过火车、时间与人物三者之间的精密互动，建构出了一种深具现代性特征的寓言式叙事结构。这种寓言并非传统意义上以道德教育为目的的故事模式，而是通过对孤独、漂泊与无根感的细腻呈现，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的根本悲剧。首先，火车作为空间隐喻，承担了寓言中关于流动性与不可控命运的象征功能。它不断地穿越，却从未真正到达，成为个体存在不稳定、无根漂泊的外在投射。在传统文学中，火车往往象征着速度、进步与远方的希望；然而在博尔歇特的笔下，火车失去了正面的象征意涵，只剩下无休止的运动与机械冷漠。这种逆转使得火车成为无根性寓言中的第一个核心符号，指向个体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被推着前行、却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生存状态。其次，时间的流逝也被重新编码为寓言要素。小说中的时间从下午滑向夜晚，表面上是自然的日常流转，实则隐含着意义的剥落与存在感的稀薄。

在《火车、下午和夜晚》中，时间不仅没有带来转机或救赎，反而成为了压抑感的放大器。夜晚的来临并不是终结痛苦的象征，而意味着更加彻底的孤立与无援。这种时间观念打破了传统叙事中的朝向未来的线性时间模式，使得主人公的存在陷入一种近乎封闭的、循环性的绝望之中。最后，人物的无名性与动作的机械重复进一步强化了寓言结构的普遍性与象征性。主人公没有姓名，也没有具体背景，他的存在被简化为一种最基本的生存形式：感知、等待、聆听。这种极度简化的人物设定，使得主人公超越了个体经验，成为任何一个在战后废墟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的化身。博尔歇

特通过极小化的叙述策略，剥离了人物的一切社会属性，只留下了裸露而脆弱的存在本身，从而建构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寓言角色——漂泊者（*der Heimatlose*）。

现代性寓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拒绝宏大叙事与英雄化描写。与传统寓言不同，这种新寓言中没有救世主式的人物，没有清晰的道德指向，也没有最终的胜利或救赎。相反，博尔歇特呈现的是普通人在无意义世界中默默对抗的无声抵抗。正如萨特所言，人注定是自由的，即使在最荒谬的处境中，也负有选择与承受后果的责任^[4]。在小说中，主人公虽无力改变环境，但他通过微小的动作——张望、聆听——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存在挣扎。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虚无的反抗，体现了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微型英雄主义”。

《火车、下午和夜晚》的寓言性还体现在对现代社会普遍精神状态的提炼上。主人公的无根状态并非偶然事件的产物，而是整个现代性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博尔歇特通过最简洁的笔触，描绘出了这一深刻的人类处境，将战后德国的特殊经验转化为普遍的现代性寓言。通过火车、时间与人物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博尔歇特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寓言式叙事框架。这一寓言揭示了现代个体存在的根本悲剧：不断流动而无归宿，持续存在却感知不到意义。

4 结语

通过对《火车、下午和夜晚》的分析，可以看出博尔歇特如何利用火车、时间和人物这三大元素构建了一个现代性寓言。主人公的无根状态并非个别事件，而是现代性普遍性的隐喻。现代社会的个体在失去传统结构后，面对无意义的生活和不断流转的时间，内心的困境愈加加剧。尽管作品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它通过主人公的日常挣扎展示了在现代性中寻找意义的艰难。《火车、下午和夜晚》不仅是对战后德国的反思，也是对现代性问题的艺术回应。博尔歇特通过冷峻的叙事风格，将现代性中的存在困境具象化，展现了个体如何在失根的世界中寻找生存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博尔歇特. 夜里老鼠们要睡觉[M]. 任卫东, 邱袁炜,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2]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27.
- [3] Hermand, Jost. *Culture in Dark Times: Nazi Fascism, Inner Emigration, and Exil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74.
- [4] Camus, Albert. *Le Mythe de Sisyphe*. Paris: Gallimard, 1942.
- [5] Sartre, Jean-Paul.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作者简介：

董威（1998.10-），女，汉族，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盛世强（1996.10-），男，汉族，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口语。